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18期

2008年6月16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选举年、国内因素与东亚安全新动向”国际会议综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项目协调人 刘春梅 访问学者 李东明

2008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选举年、国内因素与东亚安全新动向”国际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规划的年度国际学术活动之一。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东亚各国内外政治变化

日本学者田中明彦说，日本的政治结构应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层次来考虑。长期来看，日本出现了两党体系。虽然日本一直自称多党体系，但事实上在政治舞台上一直活跃着的只有两个大党。自民党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上议院中赢得了大多数议席，因此日渐重要。不过，日本政界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消失，首相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短期内，分裂的政府带来的问题将困扰日本的政治体系。安倍历史性的选举落败，加之民主党控制上议院，因此很难有任何有意义的政策形成，或使其尽快获得批准。比如，凭借其在上议院的优势，民主党成员否决了福田任命的日本央行行长人选。首相提出的所谓“大结盟”也被民主党否决。由此可见，尽管首相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但是想要通过任何提案还是有难度的。福田内阁的公众支持率现下降到15—20%，因此需要靠外交成就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威望。此外，在今后五年左右时间里，由于民主党掌握着上议院，日本国内的政治依然会持续相当混乱的状态。这种僵持的现状使日本很难通过新的政策。

美国学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认为，长期以来的国内局势限制了日本在



东亚区域的活动。日本越来越多地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且日本的民族主义使区域性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日本国内的经济条件将限制日本以一个独立的战略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参与国际活动的过程中一直依赖美日联盟而不是追求独立的国际角色。这对东亚地区稳定的贡献是建设性的。

他说，韩国国内发展显著并在区域事务中呈现出积极的倾向。韩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中国的不断强大，如何处理朝鲜的敌对并且不破坏其与日本和美国传统的合作关系。陆教授指出，与日本和韩国不同，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控制自身的崛起，即如何利用增强的实力扩大对区域的影响，而又不增加可能破坏其长期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中国政府似乎越来越依赖于诉诸民族主义来寻求政治合法性。将来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在限制民族主义的同时维持经济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大国的转型都异常平稳。如果这种平稳的趋势不复存在，那么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是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挑战。

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安德列·兰考夫 (Andrei Lankov) 教授认为，朝鲜不会很快打开国门。朝鲜领导人不可能冒着破坏国内稳定的风险进行宏大的“市场社会主义”尝试。平壤政府的官员们显然认为改革可能加速他们国内矛盾的激化。

二、美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选举及其战略意义

日本学者添谷芳秀认为，日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内部选举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日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日本一向把牢固的美日安全联盟作为前提。因此，国内政治的动向对改变日本的地缘战略局势影响不大。维持美日联盟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因素。日本不可能实现军事独立。美国大选的结果不会影响日本最基本的战略构想。

韩国学者金珍镐认为，韩国改选之后的李明博政府困难重重，特别是如何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李明博总统认为能够复兴韩国经济的“韩半岛大运河项目”，在国内却争议四起。身陷政治困境的李明博总统，支持率在就职仅两个月后就降到了 28%。

与会各国学者对 3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的两岸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表示担心美国保守派不欢迎台海形势缓和，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韩国学者金珍镐认为，马英九政权的政策重在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支持甚少。

美国学者葛小伟 (Peter H. Gries) 认为，在美国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与“自



由派”相比，“保守派”把中国的崛起视为更大的威胁，对中国政府持更加否定态度，对中国人民显示出更多的偏见，并宣称要采取更强硬的美中政策。由此看来，共和党如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中国面临的压力将会加大。

三、东亚大国关系与区域安全

与会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虽然也会有些小的调整。自2003年以来，美国在不断加强与东亚的合作，鼓励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事务。由于中国的壮大，美国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政策适当调整，不断接受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自主决策。另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控制面临挑战，朝鲜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已经限制了美国在朝鲜半岛活动的自由。随着东亚经济的壮大，美国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减弱。

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徐步强调，中国政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建设，不会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

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认为，中国的整体外部环境已经显著改善。为期十年的与“台独”势力的对抗显然缓解了；海峡两岸可能会出现至少十年的缓和期，这舒缓了东亚各国对安全问题的关注，继而也缓和了北京和华盛顿、东京的安全关系，为六方会谈后的东亚地区安全对话铺平了道路。

日本学者神保谦认为，中国的强大给东亚地区的安全前景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他说，中国是这一地区惟一可能试图推行区域霸权的国家。一位美国学者也说，东亚各国对崛起的中国纷纷作出了反应。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可能会效仿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以抗衡中国的壮大。

韩国学者文正仁认为，目前韩国面对三种挑战：(1)朝韩军事对抗；(2)朝鲜核问题；(3)战略不确定性。他说，韩国正在东亚地区寻求自己的位置。“维护和平”已成为李明博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其对朝政策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李政府提出了“撤除核武器3000计划”，但是朝鲜政府似乎并不接受。同时韩国政府也从未完整地解释该政策的细节，使之成为一纸空谈。目前，最理想的状态是继续美韩安全联盟。虽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规划并不清楚，但是对韩国来说，与中国或者日本联盟都不是理想的选择。这是韩国面临的困境。目前李政府似乎只关心双边关系。

日本学者添谷芳秀表示不同意朝鲜半岛被四个大国包围的说法。从日本的观点看，日本和韩国被美中俄三个大国包围。他还说，日本有三种基本的外交观点：(1)要求扩大日本的外交自由，觉得日本缺少自主权；(2)认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要求是作为负责的国际社会参与者对战后变化做出的回应。(3)有的激进右翼分子企图利用朝鲜威胁，改变外交政策大方向，好在这种趋势有所逆转。



四、民族主义、多样化的身份认同及其安全含义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有增长趋势。

韩国学者文正仁指出，在当代韩国有三种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强烈的民族主义”盛行，人民热切要求把韩国建成独立的主权国家。二战后，随着朝鲜半岛的分裂，要求通过统一来实现民族团结的热情高涨。在朴正熙时期，这种民族主义被美化成“工具性的民族主义”。目前，韩国正在经历着“对抗性的民族主义”。2005年2月22日，日本有关地方当局宣布该日为“竹岛日”。此举激怒了韩国民众，在朝鲜半岛上激起了广泛的民族情绪。而与中国出现紧张关系是随高句丽历史问题而出现的。因此，与领土和历史主权问题相关的民族主义似乎在上升。

日本学者田中明彦介绍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模式，其中也包括外国侵犯行为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太平洋战争后被美军占领一段时期里，被剥夺的感觉在重塑民族主义特点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国外严厉的批评后即停止该行为。韩国和中国强烈的指责激起了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的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行为。不过，安倍政府意识到了以制造日本和邻国对抗的方式培育民族主义情结并不合适，因此结束了小泉政府长达5年的靖国神社的参拜活动。

葛小伟讨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同时呈现积极和消极的两种趋势。积极趋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团结了不同地区、民族、社会阶层的人民。它似乎为“中国人是什么”奠定了基础。这种民族主义不再是对抗性的。这位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能够更加成熟地处理民族主义事件，使其为国家利益服务。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在众多压力下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外交部也在出色地发挥它的职责。但是，过度民族主义的论调尽管短期会带来一些好处，但长期看会导致不良后果。政府过多参与国内民族主义活动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如果鼓励做出“红卫兵式”的反应，会损害中国在国际媒体中的声誉，既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也违背外交政策。中国应该尝试着以大国形象示人。一位中国学者做出回应说，中国需要的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适当容忍和大度，不去斤斤计较小问题。这一观点在许多学者中得到认同。